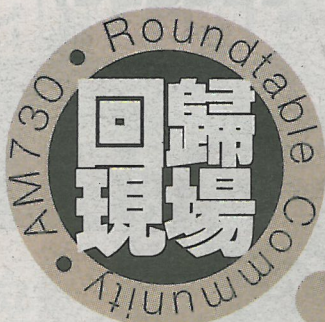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回歸現場編採寫作計劃

回歸十年，香港的轉變對不同年紀的人有不同的詮釋。《am730》與新一代的組織Roundtable Community舉辦回歸十年系列——「回歸現場」青年學人編採寫作計劃，邀請一班青年人就社會民生、政治與經濟、城市發展等議題，與香港各界別代表人物進行跨代對話，並於《am730》連載。

my choice, my paper
am730

Roundtable
COMMUNITY

「我很喜歡造橋，橋是搭通兩地，有形同無形的。如果有第二世，我希望成為一道橋，或者是建橋的工程師，今世我去哪兒也會幫人搭通無形的橋。」七十年代在廣告公司由低做起、八十年代創辦廣告公司、九十年代揚威國內，及至現在創立基金，積極回饋社會。回歸前後，紀文鳳穿梭內地和香港，遇過各種事、見過各種人，這些經歷讓她明白搭通人際關係橋樑的重要性。她現在為兩地搭通橋樑、增進了解，讓香港的新一代趕上內地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列車，也讓我們明白香港人應努力尋變；或者，這道「橋」，就是上一代人為我們這一代留下的最大資產。

計劃統籌：歌莉@roundtable 撰文：小寶、鄭重言、李俊生 攝影：鍾式明



自言喜歡與年輕人談天說地的紀文鳳，在接受專訪當日，特地為小記者們準備了一頓豐富的午餐，讓大家感覺更親切。紀文鳳閒時亦愛打理一下心愛的盆栽。

早了開放、早了進步，是幸福，更是幸運

「曾經我與大多數香港人一樣是典型「恐共」香港人，但十多年一路走來，感覺已大不同了。」紀文鳳早在1983年親身到中國內地做生意，她見證了內地的發展與進步：「我初初都驚，但回頭想廣告宣傳是溝通的行業，我是廣告出身的，更明白溝通的必要。你無溝通的時候，你不會知道對方是怎麼樣的，所以我決定要身體力行，親自走入內地去見識一下，了解他們的想法。」

回歸前，「九七」兩字曾令不少香港人困惑，原來內地人亦同樣關心這個話題。95年紀文鳳到廣州，當時一名官員去花園酒店接待她，對方駕車時突然問她：「你們香港人是不是很怕九七回歸呀？」他又問：「如果推後十年，你們是否會開心些？我現在六十歲了，我是在新中國長大，在苦難裡面長大，從國民黨到內戰、大饑荒到文革……全都捱過去，85至95年這十年是最開心的，因為我個仔有書讀啦！不用糧票了！我們真的好開心好開心……」紀文鳳省悟道：「香港人不是特別叻，只不過比內地早了開放、早了進步，是幸福，更是幸運。但我們不懂珍惜，我們看不起內地人，所以我們現在變了『港燦』，其實香港人不要自滿就好了！」

由小漁村變國際金融中心，確是奇蹟，但紀文鳳提醒我們不要有「大香港主義」，仍以為內地與香港有一段很大的距離。是的，香港曾經走在最前。在八十年代，台灣落後香港十五年，內地則是三、四十年；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大陸的廣告也超越了香港，紀文鳳說。「所以我們常說甚麼（香港）創意好、資訊快，內地的更好更快，你看內地的互聯網做得很有創意，上市的也做得很好，有很多creative idea。」在不少內地人眼中，香港已由先進的現代化大都會變成視野狹隘的島民了。難怪紀文鳳語重心長點出香港的陰霾：「我們要想香港的定位問題，否則早晚都會被其他城市過頭的。我們過去是中國唯一一個國際城市，但是今時今日，我們很快就會變成中國其中一個國際城市，就像美國的紐約、芝加哥，地位沒有以前般崇高，我們面對大陸好多競爭的。」

看見不少香港人在生活上仍跟內地劃清界線，於是紀文鳳喜歡做「橋」，搭通兩地人脈。她說：「沒有溝通，你怎能夠知道對方想甚麼呢？」從建設有形的「橋」到無形的「橋」，紀文鳳都貫徹了自己的信念，為人與人之間搭通網絡，增加溝通。這亦是她在一九九二年，放棄移民，身體力行走進內地的原因之一。

「搭橋」初體驗——協助申奧

深信「溝通」重要性的紀文鳳認為，大陸欠的，或者只是見識外國經驗的機會。「我現在協助舉辦一個官員培訓計劃，讓中央幹部跟外國交流，學懂英文，做到networking（人際網絡）。」早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，她已為內地「搭橋」，其中一項重要的「建橋工作」，就是為當時的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。

主要負責媒體聯絡工作的她特別記得，當時的外國記者如何跟她投訴被中國政府當成「間諜」，老是跟著他們走！她只好鼓起勇氣跟負責人說：「…可不可以對外國記者好一點？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待他們如『間諜』…」「對啊！他們就是『間諜』！」官員一錘定音的普通話回應，令紀文鳳深深的感受到，「溝通」的重要性。就是這種想法，令她肯定「搭橋」是必需的，更自信的認為越做越好，最少能稍微幫助內地的官員放下一點對外國記者的戒心。

提起協助北京申奧，紀文鳳還透露了心底話——原來當時她心裡很矛盾，並不希望北京能夠勝出。「一方面不想她（北京）花那麼多錢卻得不到（主辦權），但另一方覺得如果她得到的話，會很自滿，就國家而言，也是累了她。」她認為93年的時候北京還未成熟申辦2000年奧運，就算僥倖去「打腫面」也只會弄得更慘，現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，反而可以看到國家已有這方面的財力和建設去配合。

親證「大國」如何崛起

國家建設，除了硬件的進步，人才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國家資產。「試想想內地的人，能管理十三億人，你看看溫家寶，他打棒球有一手，太極又有一手。他們那時候怎會有public speaking的訓練呢？他們學習得很快，一吸收便能融會貫通了。」當香港還在爭論要2012年選特首，自己卻想不出有甚麼人選時，內地已在培訓第八梯隊了，而且有總理訓練熱身、有主席訓練選拔，這些都是我們沒有的人才培訓。

「我見過一個廣州小女孩，16歲，面對世界財長等高官，挑戰國家財政部長仍面不改容：『你的預算裡有沒有留一些給環保？中國現在實在太污染了，我現在站起來是為我這一代以及後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問，你們怎樣去保護環境？』當時我很感動，因為連我也沒有這麼大的勇氣。」紀文鳳為我們這一代香港後生擔心而痛惜：「她的英文說得漂亮，在NGO比賽更獲了獎，她只是16歲而已。所以你說，香港比不比得上嗎？我看完覺得香港完了，如果我們不努力，就完了。」

消失了的hungry for success

「未來的十年是屬於你們青年人的，一定要急起直追，一定要充實自己」惋惜香港人才青黃不接，是紀文鳳在大陸經歷多年，接觸過內地新生代後的最深切體會。「他們（內地的年輕人）是hungry for success（渴求成功），這方面香港人就顯得不夠充實。」

香港人被批評為「貪快」、「練精學懶」，但曾經「理想一起去追」的香港人不怕捱苦，努力練功，成就了各種世界第一。現在紀文鳳能操流利國語四處演講，但原來她當初到台灣演講時，也是找師傅拼好音逐字逐字去學的，結果仍是被批評「聽不懂」她的話。「那天在後台有人跟我說：『紀小姐，你剛才的演說，發音很不錯，不過你的聲調就不行了，我聽不懂。』」經多年努力、在內地工作的經驗，她現在當然已能以流利的普通話溝通。然而，香港的年輕一輩呢？普通話不好、英語不濟、廣東話也咬字不清晰，怎叫我們的上一代如何不替香港擔心？

「內地有一家上市公司叫白馬廣告，它的創辦人叫韓紫葳，現在叫我做姐姐的，當時他就是單憑我的書《點只廣告咁簡單》，學習如何拍廣告。」她還記得，九十年代中期，有次他們向她在內地借景拍廣告，不計成本竟拍足八天。「雖然我要帶化妝師、服裝師教他們，但是他們是很虛心去學習，那種態度跟香港的『速食文化』很不同。」香港人常說自己有創意，資訊流通，但其實內地已悄悄地爬過頭來，大國正在崛起，香港人只有覺醒，放下偏見，知己知彼，才能在競爭中留下來。

「第二世，要做一個起橋的工程師。」

訪問當日紀文鳳貫徹落實執行「搭橋」工作，她介紹小記們認識一位廿多歲，在香港工作年多的「海歸派」女生Carrie。「Carrie想認識多些同年紀的朋友，我不知道找甚麼人，剛巧你們來，就讓大家認識，這就搭了道橋。」當她知道我們當中有人往北大唸書，更是熱切的推許她「已經是一道橋」，然後大家天南地北分享對中港兩地的看法。

橋是無形的也是有形的，紀文鳳剛剛成立了一個無止橋慈善基金，真正到內地建橋：「現在的年輕人對內地仍然沒有感覺，仍然很抗拒。這基金是很特別的，我希望給予機會年輕人去身體力行，除了興建一條有形的橋，也要建一條無形的條心橋（溝通之橋及了解之橋）。」

紀文鳳教我們如何讓兩地了解相互的生活、辦事方式和價值觀。2008年奧運，香港有幸舉辦馬術項目，然而要搭通兩地橋樑，除了搞多一兩個「中港合辦」的活動外，我們或許需要像紀文鳳的工程師為搭通兩地橋樑而努力，然而最需要的是更多更多的過橋人。「假如你們還是站在邊緣回望的話，以後就只會被邊緣化了；假如你有抱負、有遠見，想為社會或自己多做點事，你就不能只是當一個旁觀者了。」☺

實習記者介紹：



小寶，25歲，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，現任職傳媒。



鄭重言，現正就讀於港大工商管理，興趣是音樂、戲劇。



李俊生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市場學及媒體一年級生，閒時愛讀國際政治。

ROUNDTABLE COMMUNITY 於2004年成立，是一個從事文化學術的思想平台，成員分別來自各地院校、各種專業、各黨各派。

網址：<http://www.roundtablecommunity.org.hk>

電話：2111 5882